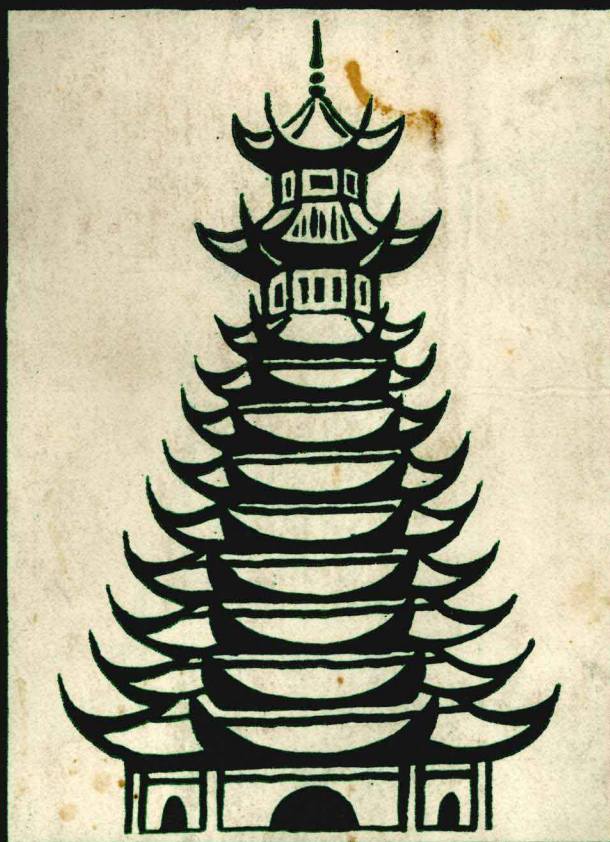


leec nyonc nyux gaeml

侗族文化史料

1 ————— 10卷

王胜先 主编



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委民族研究所

赞 助 榜

赞 助 单 位

湖北省宣恩县民委	1000元
通道县民委	1000元
黎平县民委	500元
从江县民委	1000元
怀化地区民委	100元
湖南省新晃县民委	85元
湖南省新晃县人大	17元
湖南省新晃县政协	17元
湖南省新晃县统战部	17元
湖南省新晃县文化局	17元
湖南省新晃县图书馆	17元
湖南省新晃县文化馆	17元
湖南省新晃县教委	17元
湖南省芷江县民委	17元
湖南省芷江县民族中学	17元

赞 助 个 人

湖南省怀化地区民委副主任	邓星煌	10元
湖南新晃县史志办公室	姚世模	15元
贵州社科院社会学研究所	潘年英	10元
中国社科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	邓敏文	20元
黎平县民委	杨盛中	10元
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	段宝林	15元
黎平县民委	杨再宏	10元
北京图书馆 (作家)	粟周熊	10元
湖南省民委 (原科长)	吴万源	10元

贵州省民委

黔东南州人事局

湖南通道县政协秘书长

湖南通道播阳中学

中山大学人类学系教授

广西三江文化馆

中央民族学院

剑河县文化馆

黎平县文工队

黔东南州农委

中央民族学院

中央民院附中

黔东南州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从江县人大常委会副主任

广西民族学院

广西师大中文系

三穗县志办公室

黔东南州民委民族研究所

湖南播阳中学

从江县志办

湖南通道轻工局

湖南师大学报

黔东南民族师专

广西龙胜县文化局

中南民族学院

黔东南民族行政管理学校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贵州省民族研究所

湖南社科院文学所

湖南怀化戏剧工作室

湖南怀化地区民委

湖南怀化地区民委

龙明耀 20元

陆锦川 10元

吴鼎 50元

吴万杰 10元

张寿祺 10元

吴贵元 10元

黄保慧 20元

李万增 10元

吴支柱 20元

何力生 10元

杨权 10元

杨进銓 10元

吴培信 10元

石廷章 10元

陈衣 10元

蒙书瀚 10元

吴展明 10元

王胜先 10元

吴子英 10元

吴佳新 10元

吴中夫 10元

杨布生 20元

傅安辉 10元

陈维刚 10元

石佳能 20元

王继英 10元

张民 10元

黄财贵 10元

杨进飞 10元

李槐荪 20元

闻继霞 10元

郭长生 10元

《侗族文化史料》

头十卷编辑组人员名单

主编：

王胜先

成员：

邓敏文

杨 铨

杨进铨

龙玉成

傅安辉

龙耀宏

高恨非

姚祖瑞

关于编印《侗族文化史料》的通知

(代 序)

古越人后裔——侗族具有悠久的历史和优秀的传统文化，由于历史上的种种原因，至今还没有一套全面、系统、科学的侗族文化资料存世。《侗族文化史料》拟承担起这项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重任，为研究百越民族文化的同仁提供条件：

一、《侗族文化史料》将陆续收入有关侗族历史、文学、习俗等方面的重要资料，按史学编、文学编、习俗编三大类进行汇总。每大类分若干集，如史学编分史论集、史料集等，每集又分若干卷……

二、《侗族文化史料》的编辑工作由《侗族文化史料》编辑组和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委民族研究所共同承担。其编辑制度是：编、审、校各司其责。恳请全国各地的侗族文化工作者和其他研究侗族文化的同仁踊跃参加，或提供资料、或自编成集，统一印刷。为避免重复，在采编前望事先与中国社会科学院少数民族文学研究所邓敏文同志联系，以便安排。

三、《侗族文化史料》中的有关资料，力求忠实可靠，凡用侗语侗文书写的作品，一律采用侗汉对照的形式编排，原作可用侗文，也可用汉字记侗音，注明详细出处。

四、《侗族文化史料》中的有关资料，为求忠实可靠，只供阅读参考和研究引用，未经搜集者和选编者同意，不得擅自拿去公开出版。

五、根据当前社会需要和出版、印刷、经费等方面的困难，《侗族文化史料》拟先搞前十卷。根据订数确定印数、根据印数确定成本，成本费用含纸张印刷费、邮寄费、校对、装订费及微薄的资料费等开支。以每卷100页（16开本）印200册结算，每卷约需成本费用1.70元左右。十卷合订为上、下册，共17.00元。

六、恳求侗族文化界及其他方面的志士仁人对《侗族文化史料》的编印工作给予大力支持：有赞助者，除赠送有关资料外，还将在《史料》的显要地位刊印其姓名、单位、籍贯及赞助款额数目以志；有订购者，每套请预交头三卷成本费用5.10元，也可一次交清首批十卷17.00元；惠寄：贵州省凯里市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族研究所收。请在汇款单上注明赞助或订购金额具体数目。联系人：王胜先。

《侗族文化史料》编辑组

黔东南州民委民族研究所

一九八六年一月二十日

总 目 录

赞助榜

上 册

第一卷	史学编·史论集	王胜先编	傅安辉审	(1)
第二卷	史学编·史料集	王胜先编	傅安辉审	(31)
第三卷	文学编·文论集	龙耀宏等编	杨 权、邓敏文审	(68)
第四卷	文学编·文论集	龙耀宏等编	杨 权、邓敏文审	(122)
第五卷	文学编·文论集	龙耀宏等编	杨 权、邓敏文审	(150)

下 册

第六卷	习俗编·风情集	高恨非编	姚祖瑞审	(197)
第七卷	文学编·文论集	邓敏文、龙玉成、杨进铨编选		(228)
第八卷	文学编·文论集	邓敏文、龙玉成、杨进铨编选		(265)
第九卷	文学编·歌谣集	吴子英等记译		(313)
第十卷	习俗编·风情集	王胜先编	傅安辉审	(418)
	编后记			(462)

第一卷 史学编·史论集

王胜先编

傅安辉审

迁徙歌《侗族祖先哪里来》的史学价值	王胜先 (1)
一本值得商榷的书	
——读《侗族祖先哪里来》	吴展明 (6)
侗族是土著民族	秦旭 (10)
侗傣语族族源与“百濮”、“百越”之关系初探	雷广正 (12)
《侗傣语族与“百濮”、“百越”之关系初探》一文语言材料商榷	石若屏 吴世华 (27)

迁徙歌《侗族祖先哪里来》的史学价值^①

(侗族) 王胜先

在侗族民间广泛流传的口头文学中,“迁徙歌”占有相当的份量,一九八一年出版的《侗族祖先哪里来》一集共收了二十首生动的“迁徙歌”,为研究侗族族源提供了具有一定史学价值的参考资料。这二十首“迁徙歌”,大多叙述了侗族祖先来自梧州,其中也有叙述其祖先来自江西的。这些以口头形式流传于民间的古歌是否可信,侗族祖先究竟是从梧州来还是从江西来;或是从类人猿时代直到现在就繁衍在这片土地上?笔者针对这一问题,翻阅了有关史料文献,考查了侗族部分村寨的文化习俗,认为侗族祖先乃“古西瓯、骆越的一支”的说法是正确的,具体来说,侗族先民来自岭南的梧州、浔州等地。现将资料综合成文,分别阐述,就教于民族学界的各位专家学者。不当之处,望予赐教。

① 民族是一个历史范畴。一个历史悠久的民族都是经过原始部落的分化、争战、迁徙、溶合而逐渐形成的;而不是从类人猿时代起就老呆在某一个地方,数千数万年没有搬迁。如果说一个民族从类人猿时代就生衍在某一地域内一直没有经过战争和迁徙,那么这个民族到现在恐怕只不过是一个原始部落而矣,难以具有高度物质文化。唯物主义者应该用事物都是在不断地发展变化着的观点看问题,而不应该用静止片面的观点看待历史。因此,我们认为,具有高度物质文化的侗族,势必经过民族部落的分化、战争和迁徙。不可能从猿人时代到现在一直呆在今天的这片疆域。

侗族祖先哪里来？汉文献没有关于侗族迁徙的记载。这个民族在历史上又没有自己的文字，他们只能用口头文学形式（古歌和念词）记载了先民们迁徙的经过，一代传之一代。为了便于考证，我们且将迁徙歌中“祖先来自江西”的说法称为“江西说”；“祖先来自梧州”的称为“梧州说”，并分别进行探讨。

流传在黎平县中潮区佳所寨杨姓侗族的“祭祖歌”——《我们祖先怎样落在这个寨上》叙述了他们祖先来自江西：

我们祖先本姓杨，

住在江西太和县，

地名叫做朱始巷。②

.....

这首“江西说”的古歌对祖先原籍的记载详细得只差没有门牌号数。另一首流传在黎平侗寨的《祖公落寨歌》也作了关于“江西说”的描述：

我们的祖先来自高岩坎，

十有九年遭荒灾，

住在白沙井内朱子街，

兵荒马乱住不下，

那里属于江西吉安府，

祖先爬山走上来③。

据《黎平府志》载，洪武年间明庭推行“拔军下屯，拔军下寨”，官府从外地调来的几万军民定居于黎平一带。分封随军有功人员十五人为正副长官司，属江西籍者有十三人，其中来自吉安太和县者十一人。可见“江西说”是有历史事实为依据的。正副长官司属江西籍者占了大多数，可知拨来的军民定居于此者就更多了。但在洪武年之前侗族早已在此定居，宋代文献已有关于“仡伶”、“仡佬”（侗族自称）的记载④。因此，明代从江西来的汉人与当地的侗族人杂居一处，年长月久，坐乡随俗，逐渐被侗族同化。天柱县润松《周家族谱》也有关于周家“第二十八世祖万世郎，讳世勳，明洪武年间自江西吉安府吉水县麻塘迁往溪”的记载。因此，我们可以断定，祖籍“江西说”不是编造，而是史实。民间文学，尤其是没有文字的民族，“民间传说可以说是劳动人民‘口头的历史’。”⑤

“江西说”既与历史文献相吻合，那么“梧州说”是否实有其事呢？

流传在从江县高增寨一带的《侗族祖先哪里来》一歌认为侗族祖先来自梧州：

我们侗家的祖先，

就在浔江河旁，

落在什么地方？

从那胆村一带走出，

落在梧州那里。

来自名叫胆的村庄。⑥

诗中还详细叙述了侗族祖先撑船沿河而上，经历“通尾”、“高安”⑦、“八洛”⑧、“三宝”⑨等地，然后弃船分散入各个田坝山冲定居。迁徙歌对于何年何人最先定居处作了详细描述：

戊戌年，落在平瑞、丙梅，

银通落在小黄，

己亥年，落在解脚、岑报，

银良落在岂扒，

甲午年，落在高增、平求、银良，

银扒落在岩寨，

丁卯年，落在小黄、岂扒⑩。

银纳落在归涌，金堂落在山按，“武猷”，“武猷”……

松南、松朽落在高增，雷亨落在朵辟^①。而式二棠银堂、金汉落在弄向，

侗族祖先是否来自梧州，由于年代久长，更加侗族历史上无文字记载，因而史料缺少关于侗族来自梧州的记载。但是，我们仍从以下两个方面可以证实这些口头文学的史学价值。

第一方面，侗族是岭南古越人的一支。该族保留着越人的语言和文化习俗。侗族既然是岭南古越人的一支，为什么他们跑到“五溪”地域来？难道这不是经过迁徙能实现的吗？侗族虽然与“五溪”的苗族住在一起，但语言文化生活习惯仍与苗族各不相同。

在侗乡地名中，如“八洛”、“洛香”、“罗里”、“弄向”、“定弄”、“布刹”、“布雷”等侗语中保留了大量的古代越语的词汇。据榕江县文化馆张勇同志提供，榕江县有些侗族地区还流行着一种称为“吴歌”的民间文艺。侗族的“长句歌”（a' wap yais）的句式结构亦与今天江浙“吴歌”的句式相同，如，

侗族长句歌：你郎好比一蓬白瓜青枝绿叶牵丝牵藤爬满架，

我妹就象一蓬丝瓜独根独藤攀不上架只好顺着藤子爬^②。

我亲哥哥只晓得打发阿妹长年一样生活做，

勿及阿天待我小妹就象三月里的南风越吹天气越暖和^③。

吴歌和侗族长句歌的句式结构相同说明了吴越文化和侗族文化的渊源关系。还有其他越人后裔的文化与侗族相同者亦甚多，如壮族歌词的“勒脚欢”形式和侗族歌词的押“腰韵”形式完全相同，即歌词的第一句的末字与第二句的第二字（或第四、六、八等字）押相同的韵。

壮、侗两个民族均有多声部合唱。壮族有三声部合唱歌曲，侗族“大歌”（a' laox）有四部多声合唱。我们认为这种多声部歌曲源于岭南越人，后来，侗族先民徙入“五溪”，又把多声部歌曲带入“五溪”侗寨。因此，苗寨中没有这种多声合唱曲。从这个方面也可以看出史料记载壮侗语族先民——西瓯、骆越民族的大本营在岭南，苗瑶语族先民大本营在五溪的正确性。《壮族简史》认为：壮族是生活在古越地的“土著”民族。因此，侗族必定是从岭南越地迁入五溪的一支越人无疑了，有些人或许要问，侗族从梧州迁来以后，难道一个不剩了吗？有的，离梧州不远的大藤山瑶族，他们的语言直到今天与侗族还能通话哩！而杂居在侗族地域之中或环绕侗族地而居的苗族人其语言与侗族人截然不同，他们把侗族称“打故”，即“外来人”。这些语言文化习俗相同的民族在历史上的渊源关系是难以否定的。

从生活习俗上看，史料文献有关于古越人“架立屋舍于栈格上，似楼状”^④的记载与今天的侗族木楼相似，侗族称屋为“兰”（yanc），与壮族发音相近。这亦与岭南古越人居“干栏”习俗相同。其他如史料记载的“越巫鸡卜”，“拆茅以为兆”、“凿齿”、“断

发”、“避龙”、“蛇种”等等古越人习俗，在今天的侗族地区的很多村寨里屡见不鲜。这些都使我们能够从中看出侗族与岭南古越人千丝万缕的关系。

第二方面，“五溪”系苗瑶语族先民早已定居的地域，据宋代文献记载，“五溪蛮皆盘瓠种也”^⑩，今天的侗族没有任何盘瓠崇拜的痕迹，然而很多苗族、瑶族的村寨仍有盘瓠崇拜的现象。有的苗瑶村寨虽不知崇拜盘瓠，但都严禁杀狗食肉。我们从今天的侗族聚居区处在苗族地域的包围中这种状况可以看出侗族是从外地迁来插入苗地之中的。侗族地域的东面有城步苗族自治县、西面有凯里、台江、雷山等苗族聚居区，南面有融水苗族自治县，北面有松桃苗族自治县。在侗族聚居区内杂居的苗族人数占百分之二十以上。这片地域中发掘出来的古墓有以铜、铁、刀剑殉葬的习俗，与部分苗族地区葬俗相同。如从江县的加勉苗寨、台江县的翻排苗寨等均有此葬习；而侗族是忌铜铁殉葬的，这些古墓葬很显然是苗族先民所葬。侗族如今还没有看到唐宋以前的墓葬，一些无碑文的古墓都被当地人称为“苗墓”。这片地域历史上正如黎平纪堂寨《陆氏族谱》中所说的：“我祖蛟公移入肇洞居住维时，此处系是黑白苗地方”。凡此种种，均说明了五溪地区在历史上是苗瑶语族先民聚居之所，侗族是从岭南迁来插入其中的。虽然苗、侗共处一个地域，但千百年来，其语言各不相同，文化习俗亦不相似。因为侗族来自岭南，因此仍然保留着浓厚的岭南越人文化。我们再来看看侗族先民迁徙原因和年代：

迁徙歌叙述了侗族祖先从“梧州”、“浔州”迁到这里落户时分别是“戊戌年”、“己亥年”、“丁卯年”、“甲午年”。值得注意的是歌中出现了“梧州”的称谓，而“梧州”建于唐代初年。这说明侗族先民的迁徙应在建置梧州之后，也就是说侗族先民于唐中叶年代离开梧州等地，沿河而上的。

是什么原因迫使侗族先民迁徙的呢？让我们再来看看历史文献吧！据史料记载：唐官府在“岭南俚户旧输半课”，“岁勒全输”，“别竖名色、妄配乱征”，“侵诈系缚、以至憾恨”，终于爆发了岭南“一百余峒”人民的武装起义。从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到长庆三年（823年）的数十载里，几十万“峒”地之民几起几落，终于因历史的局限性而不幸失败^⑪。这次起义失败，势必造成官府搜捕屠杀以及战后造成的饥荒，使得大批“峒”地之民被迫举族迁徙。歌中叙述到的“戊戌年”正是岭南黄峒人民起义的第三年（公元758年），“己亥年”是第四年（公元759年），“丁卯年”是第三十年（787年），“甲午年”第九十五年（814年），黎平县纪堂《陆氏族谱》记载其祖公落户于“永泰元年”是黄峒起义的第十一年（766年）。迁徙歌对这次战争造成的大迁徙也有记载：

来到梧州打一仗，
战死的人树下埋；
船只行到黄金、龙岸，
那里有仙境一般的村寨。
祖先准备在那里扎寨，
强人船只尾追来，
喊声阵阵刀光闪，

杀声腾腾似妖怪。

我们祖先被迫实无奈，

连夜登船往上开。

……

秃头船逃上浪泡，

我们的祖公跑到了龙图、贯洞寨^⑩。

……

所以，今天的侗寨多以“峒”、“洞”或“洞”和“峒”来命名。乃系其祖先来自岭南“峒地”而沿袭了岭南越地名。是侗族先民为纪念自己牺牲的父老兄弟、怀念自己战斗过的家乡而命名的。侗乡和古越地多以“峒”和“峒”或“洞”来命名决不是偶然的。

我们围绕《侗族祖先哪里来》考查侗族文化习俗、查阅历史文献，对侗族族源进行考证，得知侗族祖先是来自于梧州、潯州等古代西瓯、骆越地域。因此，我们认为这是一本具有史学研究价值的民间古歌集。尽管在翻译上和某些地名注释上有些出入，但这本书在侗族族源的研究上仍有着相当重要的地位。

注释：①杨国仁、吴定国等整理，黔东南州文研室、黔东南州民研会编，贵州人民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版。

②参看《侗族祖先哪里来》135页。古越地类，将来事姑间只味诗诗而特来本。

③同上156页。《长卷曲来而诗五重从决册越国关育县册曲书卷》，诗雅曲诗通中《言

④《侗族简史》（送审稿）1981年油印本。册越国宝人而决，册五册越国册雅雅古从，史

⑤钟敬文《民间文学概论》183页。

⑥《侗族祖先哪里来》31页。

⑦今属广西三江富禄公社。

⑧今属贵州从江县贯洞区。

⑨今榕江车江大坝一带。

⑩参看《侗族祖先哪里来》39页。宁丁烟诗具出，节雅诗具入，烟雅曲越西味雅曲书非

⑪同上40页。而。册良人册雅书册又。册一册平味平册册雅册入册良，册五册雅册大西

⑫《白鹤飞天》龙玉成整理，载《黔东南文艺》。

⑬《五姑娘》载《民间文学》1982年。

⑭三国沈莹《临水异物志》。

⑮宋《溪蛮丛笑》。

⑯参看《侗族简史》。

⑰参看《侗族祖先哪里来》157—159页。

一本值得商榷的书

——读《侗族祖先哪里来》

(侗族) 吴展明

《侗族祖先哪里来》这本书，在编者多年的努力下，于一九八一年四月终于与读者见面了。象这样从民族繁衍、祖先迁徙和风俗沿革等内容的搜集、整理和出版，在侗族民间文学史上还是第一次。它不仅是对于挖掘丰富多彩的侗族民间文学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而且对于侗族历史的研究也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这是值得欢迎的。

在这个集子里，一共搜集整理了贵州黎平、从江、榕江部分地区二十首叙事民歌，其中，十五首是记叙侗族祖先从广西梧州一带迁徙而来。这种祖来自梧州，我们称之为“梧州说”。另外几编虽记叙了侗族祖先从江西吉安迁徙而来，但只是轻描淡写一两句，就徒然转入梧州。再详细记叙由梧州迁至今天的湘黔桂三省（区）边区。实际上，江西说仍是梧州说。因此，若问侗族祖先哪里来？答曰：梧州。这便是该书的内容和结论。

本来作为神话传说和民间故事来讲，这类侗族民歌是无可非议的。但是正如编者在《前言》中所说的那样，“它叙述的都是有关侗族祖先从远道迁徙而来的经过”，即把传说当成了历史，从民歌探讨侗族的迁徙，从而认定侗族祖先来自梧州，这就不能不产生一些矛盾，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归纳起来，存在的问题是：

第一，侗族的祖先为什么迁徙？

为了说明这个问题，我们先举点其它例子。从公元前二世纪开始，汉朝为了解除匈奴对北方边境和西域的威胁、入侵和掠夺，出兵打败了它，迫使一部分人南迁，另一部分人却向西大规模迁移，最后迁入欧洲的匈牙利平原一带。又迫使东哥特人归附。而西哥特人则向罗马帝国内迁移，与此同时，居住在我国西北的一些民族如大月支，由于受到匈奴的压迫向西进入中亚，并促使中亚的一些民族向欧洲移运。这种迁移的浪潮一直延续了很长时间。

另一个例子，在我国东晋南北朝时代，北方的农民为了逃避连年战乱和饥荒，大批向江南迁徙，并把北方较为先进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带入江南，对江南的开发作了很大的贡献。由此可知，在古代历史上，一个民族大规模的迁徙，往往与战争和灾荒有直接的关系。

对比之下，当时梧州一带的情况是：“各村挤满了人，遍山布满田地”（《寻祖宗歌》），
“那一带地方，田地在高处，种地不长棉花，种田不出庄稼”（《祖公上河歌》）“那里田在上，水在下，那里的白米养不了郎；田在上，水在下，那里的白米养不了娘。公说要离

开这个地方，婆说要离乡逃亡。”（《祭祖歌》）很显然，当时梧州一带没有发生大的战争和灾荒，怎么会造成整个侗族祖先的迁徙呢？如果说由于当地人口众多，耕地稀少，收成欠佳等原因而造成人口流动，那也只是个别户或个别姓氏的迁徙。不可能是整个民族的迁徙。

第二，侗族祖先何时从梧州迁来？

迁徙的大致时间，是我们探讨民族形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对于这个问题，在《侗族祖先哪里来》书中虽然谈得非常含糊，但也隐隐约约地交待了一些。在《天府洞迁徙歌》中提到“三宝富庶好坐，一展平阳。我们祖先又选上了这个地方。晴天戴上斗笠上山观地势，雨天淋雨看田，本想住它三年又五载，谁知官家派兵把古州（今榕江）占。占了古州破三宝寨，炮声隆隆震天响……，攻下三宝夺走了侗家田。从此官家来了，拔军下田，拔民下寨，军吃大段，民吃小丘”。据史书记载，在明洪五年（1372年），“古州诸蛮叛”，朝廷派“江阴侯吴良，中书李日升，率兵前往镇压，思州宣慰田仁厚也随军招谕，“收抚”了二百一十个村寨。接着明政府又在古州一带推行卫、所、□、堡制度，采取“拔军下田，拔民下寨”的措施，把江西大批流民（随卫所设制而迁入的人估计不下十万）迁入湖广地区。那时古州属湖广。因此，有不少卫所军人和江西流民落户在古州三宝一带。书中提到的“拔军下田，拔民下寨”，恐怕指的就是这件事。

如果天府洞的迁徙是发生在“拔军下田，拔民下寨”这个时期，那么侗族这个单一民族便是在明初以后才形成的。试问：在明以后的不长年代里，一个或几个姓氏从梧州迁来，就能形成今天地跨湘黔桂三省，人口分布达十五个县以上的广大地域的侗族吗？

第三，梧州人未来之前，这里有没有人？

在该书的一些篇章中，把现在的侗族地区描绘得似乎是荒无人烟的地方，所以梧州人的迁来便成了这里的开山始祖。这似乎不合历史事实。

然后在另一些篇章中又否认了上述事实，据《天府洞迁徙歌》说：“古州汉人占完了地，三宝侗家分光了田，剩下我们的祖先，两手空空没田园。公又戴上斗篷往前走。奶又撑伞跟后边。”在另一篇《祖公落寨歌》中也有类似的记载：“祖先的脚穿了新草鞋，水牛黄牛脚痛得摇摆。来到一个有了人烟的地方，那就是上下皮林寨。”现今的上皮林属黎平县管辖，下皮林属从江县管辖，他们都是侗族人民。

从以上两条记载来看，原来这里不是没有人居住的，而是有人居住，并且是侗族人居住。他们这些侗族老户先占了村子，分光了田地，还有一部分汉族人居住，使得后来迁来的梧州人只好“两手空空，没田园”了。

不仅在该书忆祖歌的一些篇章中否定了侗族祖先的梧州之说，而且在一些地方志和谱牒的记载中，承认了现今的湘黔桂边区居住着古老的侗族祖先。据清康熙年间《吴氏远口续修族谱序》载：“天桂古植即界汉苗（这里大部分应指侗族）杂处”，明万历二十五年（公元1598年）因改所建县。“里名兴文，不数年间，易雄笔而衣冠裳，易刀剑而牛犊蹄凿之风，

翕然不变。”这就是说，明万历以前，这里的老侗族的头上是“椎髻”的装束，身上有佩置“刀剑”的习惯。这种风俗至今仍残存在某些侗族地区。

正是当地有这些老侗族，并以他们为基础，经过千百年来繁衍、壮大，才具有今天一百三十万以上人口的民族——侗族。

第四，为什么梧州人讲起侗语来了？

现今的每个民族，在它形成的历史长河中，逐渐融合了他不少民族，才能存在下来，并发展壮大。不仅汉族的历史是这样，其他民族的历史也是这样。

侗族，既有不少人汉化了，也有不少的其他民族被侗族同化了。前者，如湖南的辰、沅一带和贵州的思州大部分地区是侗族的主要聚住区之一，而今大部分人融合于汉族之中去。后者，如《天府侗迁徙歌》等篇中的几个姓氏，恐怕原来不是侗族，只是自梧州迁来以后，被当地人数众多的土著侗族融合了，才成今天的侗族一部分。象这一类的例子，我们到处可见。例如天柱帮洞的《龙氏家谱》就写得很明显：“久居夷地，受其所染，易其服，学其语，从其俗，成为夷也。”这就是说，这家龙姓，原来不是侗族，因为迁徙到了侗族地区居住以后，年长月久，受到了侗族的影响，才改穿侗族的服装，学讲侗家的话，遵从侗族的风俗习惯，也就变成了侗族。天柱县乐寨康熙年间的《杨氏族谱》也有类似的记载：“遂同狂狂獠獠之众，混耕凿以出入”，“习俗移人，贤者不免，率以为常，并不知其非也”。

这些事实说明侗话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因为在历史上，这里老早就形成了单一的民族——侗族。他们操自己的共同语言——侗话。并融合了不少的外来人（主要是汉人、僮人），使得他们也讲起侗话来。在这种情况下，少数从梧州迁来的人，被当地土著侗族同化了，当然不能讲梧州话，而是讲侗话，这是一种客观的事实。

第五，梧州说可靠吗？

由于历史上侗族没有文字，不可能直接用文字记载自己的历史。而受汉、僮民族的影响较深，又受大汉族主义的统治、歧视等原因，有关于民族的形成、祖先的迁徙等问题上也造成了一些真真假假的记载和传说（包括忆祖歌之类），叫人难以辨真伪。

例如，湖南新晃侗族自治县第五区的姚氏侗族，在道光年间纂修普牒时，弄了一个移花接木的故事，搜集断简残篇，修了一个姚氏家谱，从姚良珊一直修到姚正荣三人为止，一共七世。这是一本颇为朴素的谱。但后来，有一个叫姚辉的，认为祖宗起自姚良，只有七代。不能说明祖考源远流长，自以为耻，便背上小包袱，带上雨具，出外搜集修谱资料。按修谱习惯，只要是修谱人，每走到一个同姓的村寨，说明了来意，就会受到同姓族长的接待，离别时还要打发路费。姚辉利用这个条件，跑遍了川、黔、楚、粤等省。走访数年，毫无所获，最后到了江西丰城县，才找到姚氏族谱线索，于是姚辉挥笔抄录，抄到了他们的祖先出自有虞氏，接着抄了一位汉侍郎。由河南开封迁碭州的姚云做了一世祖，而下有汉光武的姚期，

唐玄宗时的宰相姚崇，而姚良弼则由第一世祖下降到第四十二世祖。就这样大翻前案，形成了所谓姚氏新谱。当时曾有人反对这种做法。说：“增补一下家谱可以的，但如果将先人的手译概行翻案，那何以对得住先人？所以我们不能苟同。”江西丰城姚氏的祖先来源与晃县侗族祖先风马牛不相及，但在那时为了“继志叙事，能替祖宗争荣”，也就不管三七二十一，把历史上的姚氏名人列了详细的世系，一概抄入自己的家谱之中。这是道光二十九年的事，这种苦费心机，牵强附会的作法，一直影响到解放前。

今天，在党的民族政策的光照耀下，我国已基本上实现了民族平等。在党和国家的大力扶植下，各少数民族在政治上、经济上和文化上都得到了不同程度的翻身。他们成了社会主义大家庭中的光荣的一员，是感到多么的骄傲和自豪啊。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现在有的人却走当年姚辉的另一个极端，那就是把那些本来是在明清以后才迁入的人，硬生拉活扯地说成是侗族的祖先。并说是构成侗族的主体之民，这恐怕是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重演姚辉修谱的戏吧！不看客观历史事实，不辨真伪，仅根据入户的迁徙传说（或家谱）来认定整个侗族的来源，我是持怀疑态度的。

第六，梧州说的实质反映了什么？

忆祖歌不仅存在于黎平、从江、榕江等部分地区，而且在其他侗族地区也不是没有的。例如，剑河县小广寨有王姓侗族一百多户，他们在办喜事时，也唱忆祖歌，追叙他们的祖先来自浙江温州永嘉县，沿大江而上，来到湖南的黔阳、会同等地，进入贵州天柱黄桥，在黄桥留下一支人，另外三支分别迁至天柱岔处、湖南凉伞和剑河小广。忆祖歌的前头地名是汉语，后面地名是侗语。这是浙江“永嘉说”。此外，还有什么“古洞庭说”、“老汉人说”、“风翔说”等等。构成了侗族祖先来源的多元论。这种侗族祖先来源的多元论，实质上是反映了不少其他民族融合于广大的土著侗族之中这一客观历史事实。因此，笔者认为除了土著侗族以外，其他什么“江西说”、“梧州说”、“永嘉说”等等，都不能说是侗族的祖先，更不能说是构成侗族的主体之民。只能说是某一居民或某一姓氏的个别迁徙，并融合于土著侗族居民之中，他们同整个侗族的族源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为了尊重侗族历史的客观事实，加强民族团结，促进祖国四化建设，有利于民族的发展和繁荣，以及更好地发掘丰富的侗族民间文学，搞好民族历史研究等等，我建议把《侗族祖先哪里来》这本书名改为《侗族古歌》或《侗族忆祖歌》。在书中的具体篇章，是哪一个侗族姓氏的忆祖歌就写哪一个姓氏的忆祖歌，是哪一个姓氏的迁徙歌就写哪一个姓氏的迁徙歌，不能把一个姓氏从某地的迁徙说成是整个侗族的迁徙。只有这样，才有利于民族民间文学的发掘整理，也有利于民族历史的研究，以免产生矛盾，出现问题，不能自圆其说。

以上是个人的看法，请批评指正。

（本原系油印稿）

侗族是土著民族

——《侗族简史》讨论会发言稿

秦旭

我们侗族族源由于没历史记载，因此《侗族简史》初稿，无法照顾全局，写的全面，不足之处，在所难免。不过，《侗族简史》讨论的目的，在于集思广益，增补缺漏，以求完成比较全面的侗族历史编写任务。为此，我作重提出侗族族源这个问题，以与侗族长辈代表和专家学者共同探讨研究。

侗族到底是土著，还是徙迁而来呢？由于我对侗族历史缺乏研究，很感陌生，虽然作了些点滴调查，毕竟有限，非常粗浅。不过依就我知道的部分，提供大会参考，侗族是土著民族，但不排斥迁徙，道理何在？

1、从全国少数民族的地理位置来说：汉族发源于黄河两岸，包括大片中原地区，这是举世公认、众所周知的。但是汉族四面八方都是少数民族，如东北面的匈奴、羯氏、羌、鲜卑等民族，西北面有回族、维吾尔族，南面有苗族等民族；西南面有藏族、傣族、苗族、侗族、彝族、布依族等民族。历代帝王为了扩大领地，采取开边、对少数民族进行东西征、南北讨。从这个角度来说，论证了我们侗族是土著民族。

2、从我县收集掌握的历代资料来说，天柱为夏禹贡荆州之地，三苗之疆，原名五老寨，赐名天柱。周宣王南征荆蛮，军至湖广（包括湖北南部、湖南、广西部分地区），由于众寡悬殊，大势所趋，遂以年贡茅苳，挥血为盟。诗颂攘夷之功曰：“蠢尔荆蛮，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猷”。荆蛮之地，从靖州县志记载，夏禹贡荆州之界，商周因云，成王封熊绎于楚，为黔中郡，秦置黔中郡，汉兴改武陵郡，思州府志（现岑巩县）玉屏县志均记载，禹贡荆州之域，春秋楚巫黔中地，战国楚巫黔中地，秦黔中郡，汉武陵郡。但是思州府志还记载饮地，包括思南一部，铜仁、江口、秀山一部。

楚庄王时派遣大将庄跻，南征西南夷谋剑溯源而上，至黔阳灯笼桥转清水江，从这里过天柱（原名五老寨）往贵阳至夜郎，入滇池。军至远口，土人倡乱（土人即侗苗人民）堵击庄跻，使庄跻无力越过雷池。于是庄跻回奏楚王，楚庄王得奏大怒，亲自率师，破土人营垒，入远口，进天柱，威胁侗苗人民设楚王营于南坡哨新店盘。但是楚王过境天柱，有流落的，杂居侗苗村寨，入籍编户。

汉光武帝时，由于地方封建势力，依仗其政治特权，大量兼并了土地，欺压荆蛮，当时有首民谣：“小民发如韭，剪复生，头如鸡，割复鸣。吏不必可畏，小民从来不可轻”。这就表明了荆蛮人民不怕强暴，于是侗瑶两族，相继反抗。光武帝首委刘侗平之，由于师

败，继委马伏波平五溪蛮。五溪包括雄溪、辰溪、漣溪、西溪。而西溪包括现今的黔东南、湘西、桂北一带地区。马伏波到过天柱，证实的是，民国二十五年王大生在帮洞转水，请人开荒种植桐油，挖出一个铜鼓，刻有光武年号，重六十余斤，由于民国三十二年，天柱失火，全城烧去了三分之二，可惜这个铜鼓付之一炬。这次马伏波进征到达天柱，也有流散的，后来杂入侗苗居住，编入户册。

南北朝时，五胡乱华，连年兵燹饥荒，汉人不能安居乐业，迭次逃亡，侨居江南，西晋末年约二十万众。从北方散居闽、赣、湖广，与少数民族杂居，垦草莱，辟土地，以谋生活。今以姓氏，第签别，我县有陇西堂、威武堂，关西堂，延陵堂等堂第，均系地名，因其年代久远，归于侗苗同化，以此堂第来纪念祖先。

明洪武三年，明太祖诏令移民，将江西无田农民迁移湖广。我县原属湖广地区的靖州、会同。洪武二十四年荆受汉人压迫，于是倡乱抗廷。徐达丞相南征至湖南，委楚王率领官军进征大坪小坪。楚王派遣武陵县龚国，范仲和清剿天柱，侗族人民，奔命剑河、锦屏、高岷、九寨、玉屏等地。洪武二十五年天柱开始建所，范仲和首任所官，永镇天柱。后来范仲和终死在天柱。葬在现天柱中学附近。天柱中学扩建校舍，发掘出范仲墓，墓中埋有一个罐子，内中有范仲和的亲笔书写镇压天柱经过事略。天柱于万历二十五年四月初四建县，赐名天柱。

3、根据中央访问团于一九五一年九月在晃县的调查材料中说，过去在大汉族主义统治下，少数民族长期居于被统治、被压迫、被歧视的地位，所以汉化深，并且已经具备相当文化的兄弟民族，就不惜干脆自认为汉族，而否认独特的少数民族，因此这里的杨、吴两姓都说：我们是江西搬来的，原来都是讲汉话的，当时因为听不懂当地蛮话，所以我们与苗族都学一种侗话，从此我们就讲起了侗话来了，其实我们是汉族。

其实问题很简单，他们如果是汉族，就该讲汉话。如被苗族所同化，就该讲苗话，而不是讲侗话。如果是汉人同化了，那么什么人又是侗族呢？摆在我们面前的事实是现分住在晃县第五、六区，历史最悠久，人口占绝大多数。又完全熟习侗话的，正是杨、吴诸姓，他们不是侗族，还有谁呢？！

(本文系1981年在黎平召开的《侗族简史》讨论会发言稿)

作者系天柱县政协副主席